

抗联日记

张品成◎著

莽莽林海中，没有食物，没有刀枪，为了一个纯真的信念，他们与自然抗争，与敌人周旋……

山东文艺出版社

护宝记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护宝记/张品成著.—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2.4

ISBN 978-7-5329-3711-0

I. ①护…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53343 号

护宝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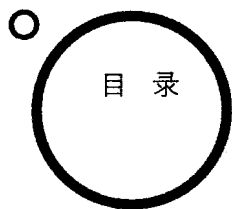
张品成 著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sdwyppress.com

读者服务 0531-82098776(总编室)
0531-82098775(发行部)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6.25 插页/2
字 数 132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29-3711-0
定 价 16.00 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图书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09
第三章	016
第四章	026
第五章	034
第六章	043
第七章	053
第八章	061
第九章	072
第十章	081
第十一章	095

第十二章	103
第十三章	111
第十四章	118
第十五章	126
第十六章	134
第十七章	141
第十八章	151
第十九章	160
第二十章	168
第二十一章	174
第二十二章	186

第一章

排客阿七在当地算是走南闯北见过世面的汉子，初秋的时候他回到亚口。排客阿七的那只肚子很大，到打霜时候还那么裸着，满满当当装着酒肉，还有各地的奇闻轶事。

排客阿七将排拴了，一块铜钱大的疤在他的额角放亮。

“晓得不？南丰到白舍上百里官兵蚁动。”排客阿七说，“枪炮响了七天七夜，盱江里流下的水红红一片。”

“啧啧……”

排客阿七说：“官兵由一个叫陈诚的将军统领，老蒋坐镇南昌督战，他发了多少兵马只老天晓得！反正铺天盖地像蝗虫那么地来。”

少谍队的几个伢也坐在废石堤上听排客阿七讲山外的事情。每回阿七的排一拢岸，他们就挤在人堆里。但今天他们听着不对味。他们听到阿七扯起红军的事情，起初并不在意，以为他那张嘴胡咧咧扯人兴致，后来听听不对劲，一些事不是阿七随便能瞎编出来的。

排客阿七说：“红军由林彪、彭德怀带了，和国军打生死战，

南丰城几度得手又易手。官兵在碉堡上架了机关炮，一搂火倒一片，才几天下来，红军死伤上万。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要转喽！”

那边万邦按捺不住跳了起来。“咄！”他狠声狠气地说，“阿七你胡说！”

排客阿七笑笑，说：“你看你这伢，我要是扯谎天打雷轰！”

有一种说不清的什么东西在万邦周身缭绕。万邦说：“我们去问金参谋。”后来，少谍队那帮伢找到金参谋，他们把排客阿七的话跟参谋说了。金参谋不说话，脸色像冬日里久阴不霁的天。

他们相信阿七那些话是真的。

万邦说：“来就是，老子正愁捺不上仗打。”

超清说：“咱们队伍这么厉害，白狗子真就能攻进来？”

月照不说话，月照从金参谋脸上看出很多东西，他知道事情不会像万邦或超清想的那么简单。他是少谍队一队之长，当然比大家想得更多些。他隐隐感到有些事情不可避免要发生。

从那天起，月照耳边常有轰轰的声音，像枪炮声又像雷声，他以为是幻觉，但常常觉得那么真切。

那些天，他发现师部进出的人比先前频繁。他不知道师长和参谋们正商议一桩重要的事情，他不知道那桩事会弄出许多的故事来，他更不知道那桩事会影响自己和少谍队那帮伢很长的一段日子。

—
—

超清脸贴了凉凉的篾枕侧脸朝斜向里望去，眼睛像两颗溜圆

的杏仁玛瑙镶嵌于一张白净脸上。那时候古祠的飞檐正挑着一方明净凉爽的天，几颗星子在淡淡的薄云里跳。超清禁不住就嚷了起来：“嘿！星子跳舞。”

这叫声在寂静的夜里异常脆亮，把几个伢都吓了一跳。

万邦说：“你遇鬼了，张张皇皇地叫，那是星子跳舞吗？”

超清嘟起了嘴，说：“反正我看到星子在跳。”

允中说：“跳你娘个头，那是星子跳吗？那是云在走呢！”

超清在昏暗中跳了起来：“你骂人，你骂我娘！”

允中说：“你娘在哪儿？你又没个娘。你跟我一路货，咱生来就没个娘。”

超清杏仁玛瑙眼儿立现怒火。他跳了起来，但看见允中那蛮横表情又立马蔫软。超清想：我不跟你一般见识，我才不跟野蛮家伙一般见识！

月照起身走近前来：“你们撑的，没事找事！高营长金参谋他们正愁得不行，你们还要给他们招惹事儿吗？”

四下里立刻没了声，恢复了先前那种静谧。几个伢掂了脚往东厢房那边望，看见雕花木窗透出忽明忽暗的光亮。

近来发生的一些事连少谍队细伢们也感到不妙。师部头头脑脑的人物神情全不那么舒展，就连平常笑话最多的金参谋嘴上也似缝了线。大人们脸都绷得老紧，匆匆地在师部进进出出。

又硬说：“我看不对劲，一定有个什么事！”

超清早平静下来，手里捏一根软金似的稻草一下一下扯着，听到大家议论那话题，也嘟哝了一句。他说：“能有什么？大惊小怪！”

允中说：“你懂个狗屁！”他把手里正玩着的一个破洋铁玩意儿朝天井那边抛过去，就听得丁零当啷的一串响在祠堂里跳。那边厨

子阿八就蹿出来了，声音很虎，嚷道：“都是些教养不正的雀雀，屁事不懂，都什么时候了还闹腾成这样？长官们焦心得不行，你们却过年似的开心。”

厨子阿八有根尺多长的铜头烟具，是土豪金归守不离身的宠物。那年打土豪分金归守家浮财，金银细软阿八全不放在眼里，独就看中了金归守的这根烟具。“我阿八啥也不要，我就要这家伙。”他果然就拿了那烟具，也从此宠得像宝贝。又硬走过去，小心地捏了那黄铮铮的铜头，往那窝斗里一下一下塞烟丝，烟是当地烤烟，是出名的一种货色，据说抽起来劲足味厚。

又硬塞满了接过阿八指缝间纸媒子，凑到嘴边呼一下吹燃了。那火光映了他的脸，他涎着脸儿笑着。又硬笑得很甜：“伯，你常在金参谋身边进出，你该知道是个什么形势？”

厨子阿八绷了厚厚嘴皮猛劲抽烟，白白的浓烟从鼻洞里扯出。一群伢伸长了脖颈，脑壳在昏暗里一动不动。

阿八说：“那当然是有情况的……”才说了半句，却打住。

允中嚷：“阿八伯，你不必卖关子的，你把消息透几分给我们，有好处大家不会忘了伯的。”

阿八说：“尽了我手艺做那许多好吃东西他们吃不下，这事从来没有过。师长那胃口谁个不知？偏他也那样，你们说情形能好吗？我看也出不了几日就有分晓的，别看你们眼下闲着，保不定什么时候要累脱你们骨头！”

厨子阿八的话很快应验，近午夜时分，祠堂里骤然响起集合哨音。那时候伢们正睡得香甜，听哨声响得急，立刻蹿起。

混沌的月这一刻是清明了些。老樟树下一排伢齐溜溜站在那儿。金参谋压低了嗓门布置一桩紧急任务，任务是要少谍队去山里某处埋藏一些东西。东西用背篓装了，一排磨墩似的蹲趴在祠

堂墙角。上头有命令不让点灯，少谍队那些细伢臂膀上就都系了条白布片，以便黑灯瞎火中不要走失了。金参谋将任务大致做了个交代，就立刻明白地弄出一个坚定手势。十几个伢过去将背篓背了。超清掂了掂，觉得背篓沉甸甸的。“什么东西这么沉？”他悄声问身边的承禄。

承禄说：“金参谋有交代不让问的。”超清觉得沉沉的像是铁坨坨：“怕又是一次独特的测验，背篓里装着石头也是难说的。”

对话声叫前头的金参谋听到了，一声喝，两个伢全噤了声。一队细伢由金参谋和高营长带领，从老樟树下出发，绕过沉睡中的村子往深山密林里走。少谍队的细伢都是经过一些日子训练的，因此虽是暗夜，走山攀岭却不是难事。各人都专注于前面那个手臂上的白布条，一队伢走得迅捷，以为很快能到目的地，但却似乎总那么没完没了地行进，直累得个个气喘吁吁。

金参谋说：“歇一会儿吧，就一会儿！”

月照坐在一块大石上。他望望四周，极力想分辨出方位，但却辨不出。教官说只要北斗当空，永远不会走失了方向。但今天月照初次小试就没试出个眉目来，他发现队伍曲里八拐地在山里走，似乎是金参谋他们有意安排了这么行进的。

有人挨过来，月照认出是超清。

超清说：“你脑壳好用，你说背篓里能是什么？”

月照说：“你管它，是什么就是什么。”

但似乎细伢总是有一种难耐的好奇心无法压抑。月照用手往背篓里探去，触摸中感觉那是一些古董。他心里有点犯疑，弄不清上头深更半夜要将这些宝贝东西往哪儿送，再出发时月照就存了一份心思了。

又走了近三炷香工夫，金参谋叫大家停住，说：“就是这地

方了。”月照将背上的重物卸下，感觉脊背地方火烧火燎的痛，却顾不了这许多，抬头细观周边景物，看不出更多眉目来。再看那轮月儿，不偏不倚正嵌在两山之间。月照细细看去，那左边的尖峰如一颗巨齿般竖在天地之间。月照自小就跟了父亲在这一带山里打猎，按说对这一带是再熟悉不过，可夜色碍眼，任月照极尽努力却也分辨不出。

金参谋将那些火把点燃，顿时谷地里通明一片，细伢们才看见原来他们面前是有一石洞的。洞被草木掩映，若不是高营长特意将洞口拨开，那洞子显然是不易被发现的。

高营长说：“又硬，你钻进去。”

又硬游鱼似的摆动身子，果然就钻进了那洞子。高营长金参谋指挥了一群伢崽将背篓里那些东西弄进洞。忙乎完毕，天已近拂晓。又硬从洞子里钻出，他气喘吁吁，脸上泥糊邋遢。

有人小声嘀咕：“就那么大个洞眼，里面真能塞进那许多东西？”

又硬说：“老天爷！你以为就那么大的一个洞洞吗？那是个弥勒的肚肚，一个天都能装得下。”

他们说话的时候，高营长搬来块大石封堵了洞口。那石头不大不小正好将那洞口堵了个痕迹不露。

金参谋说：“大家回吧，今天叫阿八做红烧肉给大家吃。”

回到亚口村的时候，天已亮了。月照觉得回去的路似乎近了许多，三两下就到了村子里。

三

月照朝祠堂走去，祠堂现在空荡荡的。只有厨子阿八在那儿剁菜。

月照到少谍队女学员那屋。木板床上，南秀的影儿也不曾见。他喊了几声，不见有人应，满祠堂寻。寻到厨子阿八那儿，厨子阿八说：“才看见了她的，不会不在。”月照说：“祠堂里确实没影。”厨子阿八说：“你们少谍队没个安分的，总又是疯到什么地方玩去了。现在正好没人管束，还不是无头苍蝇般疯吗？”月照说：“不会的，她今天身体不舒服。”厨子阿八一拍脑门说：“也是，我怎么把这档子事给忘了呢？你快去找找看，不要让热气冲得昏头昏脑走失不见了。”

月照四处找，终于在溪潭石岸边找到了南秀。原来南秀偷偷出来给大家洗衣服，一大堆脏衣服塞满了两只木桶。

月照看见南秀，说：“你不是病了吗？”南秀笑了一下。那妹子天生一张笑脸，一咧嘴两个酒窝深不深浅不浅的那么诱人。

南秀说：“什么病？无非是闲出来的毛病。”

月照说：“你看你，你那倔劲又上来了。”

南秀说：“你要管，该管管那帮男伢，衣衫穿了十天八天的不换，都有味了。”

月照没再说什么，他蹲下来开始和南秀一道洗衣服。

“啊哈！好合适的一对！”

听到有人说话，月照回头，见是标有。标有是亚口一况姓孤儿，一生浪荡，游手好闲。二三十岁没有成家，什么都不愿干却

什么都干过，但却什么技艺都没有学到。直到红军来了赣南，当兵吃粮的时髦浪一般席卷苏区，浪荡多年的标有也经不住热潮的鼓动，随了村里青壮男人入了红军队伍。

标有拿一根甘蔗歪头歪嘴地啃咬，小眼睛眯缝着笑，笑出许多的隐晦。月照看他那副样子，说：“你又喝多了酒，嘴没遮没拦地瞎说。”

标有嗤地笑了一下，说：“我是喝了几碗的，可我喝了酒比平常更清醒。就是酒后酣睡，我标有也是一只眼闭一只眼睁的。”

月照用力在溪潭里抖洗衣服，搅得一潭碧水波涌浪起。

标有说：“你们不信？不信我也没什么法子，但初八那天我也是喝了有一满壶的，可半夜里有过什么事，我标有清清楚楚。”

月照想：你知道什么，知道母猪要厕崽还是跳蚤做梦？

标有说：“我知道你们少谍队半夜去埋了东西，埋的是值钱宝贝东西。”

月照听到这话不由就愣了，拎着水淋淋衣服的手臂呆呆地悬在那儿，却没拎住，那衣服直直地坠落水中。潭水起一个漩，那衣衫顺流漂将下去。月照回过头，看着标有。标有笑着吐出一口蔗渣，朝村里走去。

那边南秀沿着溪岸跳着叫着，追逐那件溪流卷走的衣服。

第二章

省府南昌这一年的夏天异常炎热。就在这堪称火炉的街市，那个蒋姓党国领袖却亲临督战。他熟读了每一天的战报，对于前线的每一消息都欣喜若狂。很多年来和共产党之间的战事，永远是败多胜少，数百万的大军，精良的装备，竟然就不能奈何那一群鸟枪土炮的乌合之众。

但是这一年时来运转，许多的契机让他指挥的战事得心应手。大军将“赤匪”所占据的地盘围得水泄不通，围剿之役在通宵达旦紧锣密鼓地进行，日益往赤都瑞金逼近，眼见得搅扰了自己多年的祸根从此拔除，他能不喜笑颜开？

省府南昌那条老街的骑楼很宽，遮住了相当多的炽热阳光。就在临街的一座法式建筑中，这个党魁兼剿共总指挥捏着指头，一副亢奋异常的模样。他光秃的额头放亮，目光阴沉凶狠。他对他的将领们做了一番训示，便将拳头擂向墙头那张大幅地图上一个叫瑞金的地方。

在一个比通常平静的夜里，树猫那凄长的嚣叫突然被爆豆般的枪炮声所掩盖。少谍队的伢几乎同时从床上翻身跃起，祠堂里

一时间有些乱。这时金参谋、高营长和师部特务连的一帮成年红军出现在祠堂大门口，几只火把把四周映得通亮。

万邦这时候比谁都来得镇定，这场面过去在寨子里司空见惯。与别的伢崽比，他内心顿生的不是惊慌而是一种激动，枪声告诉他立刻能遭遇一场拼杀。对于战斗，万邦觉得已久违多时了。从告别寨子下山，跟了千斗投奔红军，万邦以为人多势众枪新炮好，那仗断然是不会少！但后来的情形远非那么一回事，总是仗打得差不多了，才轮到少共国际师一帮伢捡点残汤剩菜。再后来就来了那个穿长衫的，说是要挑一批精干伢去执行一些特殊任务，在寻乌少共师千多人里挑了三十人，万邦是其中之一。

干爷千斗说：“万伢你该去！你是百里挑一的角色，是好佬！”

干爷千斗是万邦的恩人也是他最崇敬的人。干爷带了队伍下山归顺了红军后做了团长，一样是英勇善战的好佬一个。万邦最信干爷千斗的话。万邦自己也觉得荣幸，料想去少谋队肯定有很多痛快淋漓的事情，结果就来了瑞金。来了瑞金却大失所望，每天只是上课训练，起早摸黑跌爬滚打苦不堪言。心里烦躁脸上就更多的是阴郁和怒气，他被教官和伙伴认定是匪气难改。万邦就盼着能有一场大仗恶仗让自己冲杀一番，显露豪杰气概英雄本色。

这机会终于来了，万邦那一刻顿感身上血腾的一下子沸起。

短暂的慌乱风似的过去，细伢们站在祠堂外的黑暗中。爆豆似的枪声还在朝这边逼近，有一些就扯着呼啸飞蹿到老樟树上，惊扰了夜栖的鸟，又抖下许多的碎叶。

万邦握着枪，手心痒痒的，叫人难受。高营长简短地交代任务后，队伍就在暗夜里急步行进。

走着走着，万邦就觉出不对劲了。万邦说：“不对！”

高营长说：“万邦你喊什么？”

万邦跺跺脚，说：“我们这是往西面走！”

高营长说：“对呀，我们是往西面走的。”

万邦说：“可仗在东边打呢。”

高营长说：“我不知道仗在哪边打，叫我们往这边走是上头的命令。”

万邦说：“我不想往西边走。”

金参谋说：“这是命令！”

万邦说：“反正我不想往西边走。要走你们走，我不想做逃兵。”万邦觉得胸脯胀胀的，后来，他不知怎么的就哭了。

高营长说：“你这火板子伢，这关节上，你哭什么？”

又硬他们也受了万邦的感染，嚷嚷起来：“我们不走，我们要打仗！”几个同伴一嚷，万邦似乎就得到某种支持和怂恿。他索性就坐到了路边的大石上，两只脚很无赖地在黑暗中杵着。

金参谋笑了，他什么时候都能这么镇定地笑。“我们必须走，这是上面的命令，”金参谋说，“或许上面正是将最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们也不一定的。仗还少得了？有你们打的！”

万邦说：“真那样吗？”

金参谋说：“我感觉会是这样，我向来感觉不错！”

万邦说：“你敢保证？”

金参谋说：“我们打赌。”

万邦没再哭，一颗泪悬在下巴上，湿湿凉凉的。

金参谋从兜里掏出一个东西：“你要不信，我拿这块怀表跟你打赌。你平常不是很喜欢我这宝贝吗？要是我的话没应验，这表就归你了。你拿着，现在师部有命令让我们天亮前赶到目的地。你看着表，六点，六点之前赶到。”

万邦真就接过了那表。他把表搁在贴胸口处那只衣兜里。他感觉那秒针踩了他心跳的节拍在走。

—
—

这一支颇为特殊的红军队伍在深秋的一个夜里急促地在深山密林里行进。上面的意图很明确，无论处于何种境地，都要尽一切力量保住少谍队这帮伢。他们中有先烈忠良之后，有穷苦人家的独根独苗，是革命事业未来的希望。师长很严肃地对金参谋和高营长说：“这些伢你们死活也要带出去！”师长说这话时目光坚定。金参谋和高营长没有多说话，他们觉得既然上面下了死命令他们就该不折不扣地执行。

那是近天亮时分，北斗和月亮都还悬在天上，却被高大的树冠严严实实地遮了，丝缕的光也透不入，就更加黑糊了。那时候，两个大人和一群细伢都走得疲惫不堪，腿肚上像系了铅坨。

金参谋说：“万邦，你看看表。”

万邦从兜里掏出那块怀表同时也掏出一包洋火。他小心地将洋火划着，说：“五点三十五！”

金参谋说：“万邦，你是穿山豹子出身，山里很多地方你都熟识是吧？”

万邦觉得奇怪，他说：“你怎么问起这个？”

金参谋说：“你看看这是在个什么方位？”

万邦认真地朝四周暗淡的山影看了一回，说：“天太暗，我看不真。”

金参谋说：“你再认真看看。”